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丁成鍾

震川集卷三

明 歸有光 撰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為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

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

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别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别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巳自别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别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

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别子别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别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

宗其繼曽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髙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别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

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别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别子者以之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别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説過矣别子者宗之始也不

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為小宗者以之為字之上有為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

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為夫婦茍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

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為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父則

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厲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為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考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為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

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為説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為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

以能獨施於天下子又以為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為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邉境環以江海中瀦

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上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

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為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為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為不當飲藥針炙而飲藥針炙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炙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

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滙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為務

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

松江為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漑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

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本為優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

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黄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巳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

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逺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

又自新涇西南蒲滙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毁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涨沙茭蘆之地雖

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横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

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黄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

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卒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甞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説其實前此未甞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

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歳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髙選舉人之下第與歳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覯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歴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别與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

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
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
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
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
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
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
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
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

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咒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

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

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譾譾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

謹議按徐晞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吏起家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

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匈奴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

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茍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

孳牧江南十一户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户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

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税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産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令

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絶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

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覇不得無以覇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邉之馬可得以為畿内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寛其力

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别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葢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䘏編戶毖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

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
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
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
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
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甚然自宣
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

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内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寇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寇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胡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纍其

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

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饑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畧 此篇别本或置之别集公移中今仍舊刻附禦倭議之後蓋以類相從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横州縣壓壓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没羅店劉

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户馮百户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

饑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

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

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

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踈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茍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

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敵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

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欵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乗機勦捕若冦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内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

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敕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羡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為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為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為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為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

淳熙中直學邊寔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沺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黄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説不足道也

江下三江圖敘説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

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為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為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

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為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

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徳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子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徳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

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顔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為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為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顔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

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為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為二石之説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説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

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為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

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為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為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

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説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葢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

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為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為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

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為耕者之實耶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為

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為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隳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啟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

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懐竹説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為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為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懐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猶懐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

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懐之故知所懐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髪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即以為儒者在乎懐與不懐之間也為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寳焉惟恐失之斯善懐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焕與予為表弟以懐竹

自命子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説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為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為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横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

矣是以號為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騂騮之馬羈馵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楩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卷曲以為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呌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跅弛之士以為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

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免孫子之為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為迂當為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歳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為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賔為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賔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

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鳯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效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子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子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為文莫若以質為文質之所為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為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

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恠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徳神明之冑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偽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

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樸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為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户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為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

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

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為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隠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

為流俗之人苟得爵禄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集卷三

震川集卷四

明 歸有光 撰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賙為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𢡺而專有其

國會天子新即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内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懬立已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為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為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

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弒其君則殘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

海東長慶髙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為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船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問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絶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為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

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其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黄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黄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

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

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歳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蟲魚鳥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

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内治果殽為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

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廼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乗閒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畢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

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已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

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名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

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慄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闥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

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凛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悅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

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為此兩端葢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為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為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卧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

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為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仵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仵人縣令亦知仵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収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

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嚴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嚴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嚴等嚴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

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為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

者不獨于户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郎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嚴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戍化乙未南宫進士第二人為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為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絶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絶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爵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凶之窺闖五閲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

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禁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葢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沈湘賈生猶病其懐此故都文山縶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為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沈

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逌逃兄所夫弟偵其

兄出刼以如所許陸氏者為婦婦即絶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説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偽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户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為潁川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為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避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

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

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為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饑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為髣髴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為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為宰我子貢者亦可

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為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為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子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袵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

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為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

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為學士主考是時内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為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内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為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欒廣嘗與客飲

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
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
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
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
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為然而道竟不
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

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

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為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

內之人才若此余為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為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為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為意獨言及為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

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别作道難以為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為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自

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蝨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為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内人

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為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為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為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為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
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為作此文累數百言
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
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
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
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

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為善者亦必不肯為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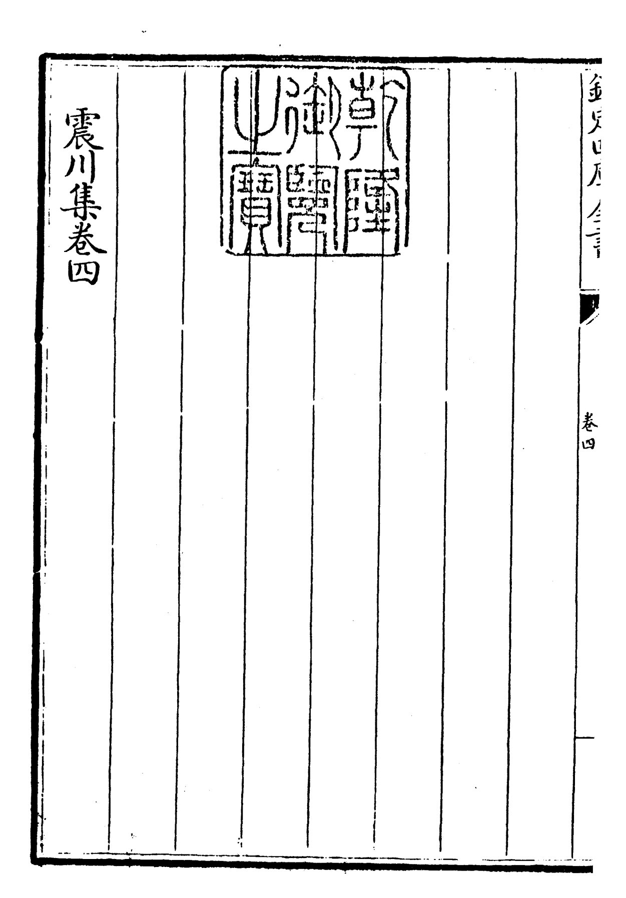
面已為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彦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収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絶交論余以為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

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金某也虞部既没二子嗚陽嗚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䘏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為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為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邱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為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没之

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凡明謨為求余文以為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為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集卷四